

# 萬頃花田萬斛珠

—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史初探(1895-194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承蒙溫振華老師在課堂上之指導，李宗信學長於GIS繪圖技術上的教導與協助，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 摘要

本文主在探討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的發展過程，希望透過該產業與包種茶業之關係、栽培地分佈及生產運銷等層面的觀察，描繪臺北香花產業的具體面貌。

包種茶的製造與出口在開港通商之後逐漸興盛以來，用以薰製包種茶的香花倍受矚目。由福建茶商引進花苗於精製茶廠林立的大稻埕廣泛栽培，由此展開了臺北地區的香花栽培史。隨著包種茶產業在日治之後成為臺灣茶葉出口的主力，香花產業不但在收穫量及栽培面積方面皆在1920年代達到高峰。但隨著無花香包種茶製造技術的發明，以及日本侵中戰爭導致包種茶出口量驟減等內外部因素的影響，臺北地區的香花產業也因而嚴重衰退。

關鍵字：香花、臺北州、包種茶、秀英、茉莉、黃枝、三重埔

## 一、緒言

大橋千尺枕江流，畫舫笙歌古渡頭。

隔岸素馨花似雪，香風吹上水邊樓。

二重埔接三重埔，萬頃花田萬斛珠。

穀雨清明都過了，采花爭似采茶無？<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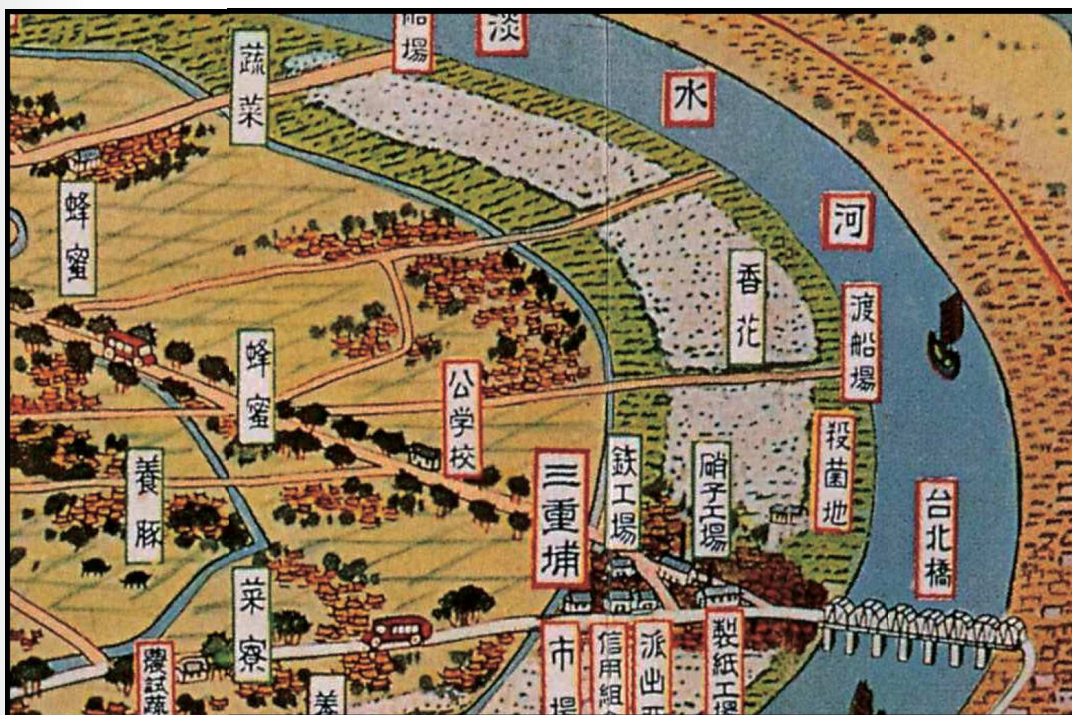
連橫（雅堂），〈稻江冶春詞〉，大正3年（1914）

這闕詞是《臺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在大正初年旅居臺北之際，前往大稻埕走春遊歷時所留下，詞中生動描寫了淡水河岸的秀麗風光。連氏當時觀察到對岸的三重埔地區花田遍佈，香花有如珍珠般在陽光下閃耀著（暗指其經濟價值之高），雖然清明採茶旺季已過，花田中女工辛勤採花的景觀，卻可與茶園採茶的盛況相媲美。連氏此時所看到的三重埔地區，正是臺灣重要的香花生產地，而與三重埔一河之隔的臺北市東園町、西園町，新店溪沿岸的板橋、中和與文山，以及基隆河中游一帶的內湖、南港與汐止等地區，也隨著大稻埕包種茶業的蓬勃，對於香花需求量的逐步提高，紛紛投入香花栽培的行列。是時大稻埕茶行的騎樓下經常堆滿從臺北各地運來的秀英花、茉莉花或黃枝花，隨時為供應薰製包種茶的香料做準備，大稻埕四時花香飄溢。<sup>2</sup>香花此一與傳統稻作截然不同的經濟作物，如何在日治時期的臺北地區崛起與沒落，其發展又有何種背景、過程與內涵，在臺灣農墾史上有其特殊性，值得吾人深究。

1 連橫（雅堂），〈稻江冶春詞〉，收於氏著，《劍花室詩集》（台北：大通書局，1987（1914）），臺灣文獻叢刊第94輯，頁71。

2 林萬傳記錄，〈大稻埕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99期（1992.03），王阿添先生語，頁14。

圖一：昭和9年（1934）三重埔沿淡水河岸遍植香花之景觀



資料來源：金子常光，「卷首圖」，收於新莊郡役所編，《新莊郡大觀》，台北：新莊郡役所，1934。

由於香花產業的盛衰是依附於包種茶產業之下而發展，<sup>3</sup>過往學界對於香花產業發展史的討論大多附屬於包種茶產業的研究之中，如陳慈玉及許賢瑤等歷史學者，其研究對於香花的產銷情形及與包種茶產業之關係均有著深入的探討，但較缺乏對栽培地的空間分析；<sup>4</sup>而前田長太郎及加藤久衛等日治時期的農業學者，<sup>5</sup>雖有針對當時香花產業的發展加以調查，但其研究偏重於農業經濟方面的現時實地調查，並非貫時性的歷史研究；至戰後，以香花產業的發展作為主體加以研究者亦付之闕如。

3 臺北廳原著、胡清正等譯，《臺北廳志》（板橋：臺北縣文化中心，1998.07（1919.08）），頁205

4 參見陳慈玉，《臺北縣茶葉發展史》（板橋：稻鄉，2004.06），頁91-101；許賢瑤，〈日治時期代臺灣包種茶的生產與交易〉，收於氏著，《臺灣包種茶論集》（台北：樂學，2005），頁100-109。

5 前田長太郎，〈香花作物の分布市場關係〉，《臺灣農事報》第309號（1932.09）；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臺灣農事報》第207號（1924.02）；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臺灣農事報》第208號（1924.03）。



香花產業於清末開港之後勃發，興盛於日治時期，並在戰後逐漸沒落。因此，本文將時間斷限設定於日治時期加以集中觀察，試以該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的發展為主體，從文獻資料中觀察其栽培源流、興衰原因、分佈特色、生產運銷概況及其與包種茶產業的關係，希望藉此對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的整體發展作一初步探討。

## 二、臺灣包種茶業的興起與香花產業的開展

臺北地區香花產業的源起及興盛，與包種茶業的發展密不可分，因此，本節擬先略述臺灣包種茶業的興起過程，試以析明香花產業開展的背景。接著再探討香花作物的引進方式與栽培過程，藉以瞭解香花產業在臺北地區的發展情形。

包種茶與烏龍茶是臺灣最具特色的兩種茗茶，尤其烏龍茶以” FORMOSA OOLONG” 之名，更是聞名世界，可惜1920年代以後，烏龍茶已逐漸沒落，而由烏龍茶加香花薰製而成的包種茶不僅在日治之後開始興起，之後更取代烏龍茶成為臺灣茶葉出口的主力。<sup>6</sup>

包種茶的起源並不清楚，據1905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是泉州安溪人王義程在嘉慶元年（1796）左右所發明，但之後日人作出進一步研究，均指出安溪並無出產所謂的「包種茶」。另有一說是包種茶可能是在福州及廣東所製造，並在1820年代即已輸出美國販售，且這種在中國生產的包種茶是不加香花的，加花香的包種茶是在臺灣發明的，但這個說法亦無確切佐證。<sup>7</sup>

至於「包種茶」的命名，主要來自「茶葉在交易時用紙包起來」

6 許賢瑤，〈臺灣包種茶的製造與發展〉，收於氏著，《臺灣包種茶論集》（台北：樂學，2005），頁1。

7 許賢瑤，〈臺灣包種茶的製造與發展〉，頁2-3。

的意思，但臺灣出產的包種茶與中國福建稱做「包種茶」的茶種並不相同，臺灣包種茶是指以黃枝、秀英及茉莉等香花薰製而成的花香茶，而在福建任何一種用紙包裝起來交易的茶，皆被稱為包種茶。<sup>8</sup>

臺灣最初製造的茶葉為烏龍茶，1869年及1870兩年，英商John Dodd將烏龍茶運往美國銷售，大獲好評，也打開臺灣茶的國際知名度，因而吸引德記洋行等外商來臺收購茶葉，導致臺灣茶葉市場價格的暴漲，更牽動農民爭相開闢茶園大量生產茶葉。但不久之後的1872年下半年，盛傳廈門及福州將有大批烏龍茶出口，使得臺灣烏龍茶被外商所拒購，臺灣茶商遭受巨大損失，隔年外商仍無意進場購茶，造成大量烏龍茶滯銷，茶價進一步慘跌。於是有茶商將滯銷茶葉運往福州加工，加入香花薰製，改製成為「包種茶」。<sup>9</sup>1881年，福建同安茶商吳福老將福建的包種茶製造技術引進臺灣，製造包種茶，並從事少量的出口貿易，此為臺灣包種茶製銷的肇始。同時期又有安溪人王安定、張占魁氏亦來臺，合資於大稻埕經營「建成號」茶行，從事包種茶的產銷經營。隨後由於包種茶市場及銷路的拓展，中國茶商大舉進入大稻埕開設精製茶廠，中國的茶商紛紛來臺設行製茶。乙未割臺前夕，共有18家頗具規模的包種茶行成立，俗稱「包種十八家」。進入日治時期，包種茶的產銷持續發展，1924年的大稻埕已有49家專營包種茶的茶行。<sup>10</sup>

臺灣包種茶在日本領臺之後逐漸興起，原因在於烏龍茶因品質漸劣而在美國市場受挫，茶商遂將烏龍茶的粗茶轉製成包種茶，再輸出至南洋各地，粗劣的烏龍茶著香加工之後，可製造出品質優良的包種茶，不但可消化低價的滯銷烏龍茶，降低成本，且優質的包種茶有助於銷路的開拓，在南洋市場大受好評，逐漸壓倒福建花茶，其後並開展滿洲及華北市場，幾乎獨佔這兩地的花茶市場，使得臺灣包種茶的輸出量逐年上

8 許賢瑤，〈臺灣包種茶的製造與發展〉，頁5-6。

9 James Wheeler Davidson（戴維生，1872-1933）原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二冊）〉（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04（1903））。臺灣研究叢刊第107種，頁259。

10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臺灣農事報》第207號（1924.02），頁40。

升。<sup>11</sup>至1920年代，經歷世界整體不景氣的衝擊之後，又面臨印度、錫蘭和爪哇茶質量上均有提升的競爭，使烏龍茶出口減少；並且台灣製茶者也改製包種茶，促使烏龍茶的出口量驟減，包種茶出口量首度超越烏龍茶，包種茶從此成為臺灣茶輸出的主力。<sup>12</sup>包種茶產量在日治時期的急速揚升，也帶動了市場對於主要原料香花的大量需求，精製茶廠集中的大稻埕附近地區興起種植香花的風氣，臺北地區香花產業的勃興，可說完全是由包種茶業所促發的。

臺灣生產的茶葉品質甚佳，但味道並不濃厚，非加入香花不足以發揮其優質的茶味，<sup>13</sup>因此包種茶再製時最重要的程序即為與香花的混合，其目的在於提升茶葉的香氣。<sup>14</sup>而臺灣生產的香花散發一種甘甜高貴的芳香，為東南亞及印度的消費者所愛好，因此包種茶用之為香料，稱之為「料花」。<sup>15</sup>包種茶再製所採用的香花種類主要有三種，即秀英花（又稱四英、素馨）、茉莉花（又稱三友花、番梔子）及黃枝花（又稱黃梔花、蟬薄），少量使用樹蘭花、玉蘭花、桂花、含笑花及珠蘭花等。秀英花及茉莉花的香氣較為濃郁，可單獨做為薰製包種茶之香花，但價格偏高，很少單獨使用。黃枝花因價格便宜，可單獨使用，其香氣淡薄，用以薰製包種茶，香氣可維持較久；秀英及茉莉則與黃枝相反，短時間內的香氣優異，但維持時間較短。茶行製作包種茶時，即利用這三種花香氣性質各異的特點，將三種花混合後，用以薰製包種茶。<sup>16</sup>

11 陳慈玉，《台北縣茶葉發展史》（板橋：稻鄉，2004.06），頁92。

12 許賢瑤，〈臺灣包種茶的製造與發展〉，頁22；陳慈玉，《台北縣茶葉發展史》，頁29。

13 陳慈玉，《台北縣茶葉發展史》，頁92。

14 1915年，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學生來臺修業旅行，曾參觀臺北包種茶行的製茶過程，從其記述中即可窺知日治時期以香花薰製包種茶的大致工序：「午飯後，參觀製茶。其製法，多與土製同。其粗製法：生葉摘下後，置空氣流通處，上下攪動；待葉軟熟，然後置釜炕乾，即成粗製茶。運至茶行，再加精製。其法，先炕四小時，滲入茉莉花（茉莉花浸水中一夜，然後滲入），再炕十二小時；取出，篩去花片，再炕六小時。其茉莉花之配分，殆十分之三。」參見諸家，《臺灣旅行記》（台北：大通書局，1987），臺灣文獻叢刊第211種，頁39-40。

15 田中一二著、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7），頁199。

16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45。

圖二：臺北地區主要香花作物繪圖及相片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殖產部報文》（1卷1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1896，頁20-23。

臺灣香花栽培的起源，與包種茶的引進有著直接的關係。前述1881年之際，同安茶商吳福老將福建的包種茶製造技術引進臺灣，為薰製之用而產生對於香花的需求，因此，作為包種茶原料的香花作物，也就得以在臺北展開其栽培史。其中，樹蘭花為臺灣原生種，一向供作庭園觀賞之用，也是最早用以薰製包種茶的花種，1914年以前仍有茶行使用樹蘭作為香花，但其後因香氣不濃及栽培面積不廣而逐漸沒落。<sup>17</sup>茉莉花在臺灣諸多方志中皆可見其身影，如《淡水廳志》形容該花為：「有百葉、單葉，又有千片，大如菊者曰番茉莉，種出柬埔寨；一名三友花、又名番梔子、或稱葉上花。開時可耐三日。」<sup>18</sup>又《臺灣府志》稱其：「樹高，葉似枇杷差厚，蕊生枝杪，花有五瓣，色白，瓣外微紅，內淡黃，味香。」<sup>19</sup>可知茉莉花在成為製茶原料之前已生長於

17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41。

18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頁40。

19 高拱乾，《臺灣府志》（台北：大通書局，1984），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頁80。



臺灣各地，但多為野生花株，直到1882年才由茶商從福建帶來茉莉花苗，進行專業栽培。至於秀英花及黃枝花皆為臺灣本地所無之花種，分別於1882年及1883年由茶商在往返福建或初次渡臺之際，從漳州或廈門等地，採回苗木於大稻埕附近栽植。其後，隨著包種茶製造量的持續增加，香花作物之栽培面積亦逐漸擴大，<sup>20</sup>以1916年的500甲最多，其後呈現逐年遞減的態勢，1931年以後已在300甲以下，其中以1933年的246甲為最少的一年。<sup>21</sup>（詳見「表一」及「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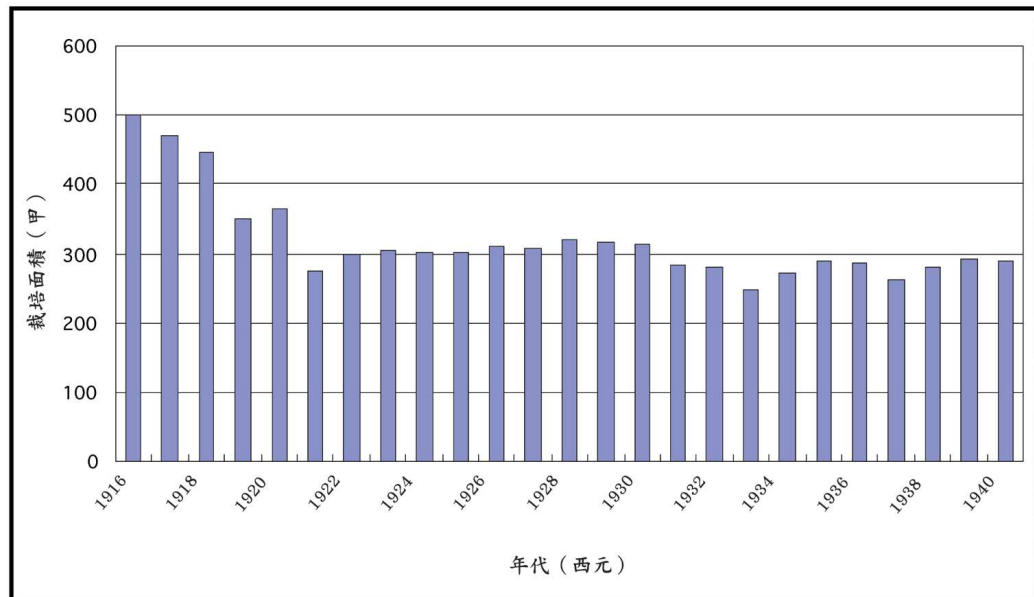
表一：臺北地區香花栽培面積統計表（1916 - 1940）

西元年代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面積(甲)	500.48	469.07	445.04	349.18	365.61	275.65	298.85	303.69	301.86
西元年代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面積(甲)	301.65	309.21	306.85	318.88	316.65	314.09	283.5	279.96	246.26
西元年代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	—
面積(甲)	271.4	290.55	286.36	263.15	280.01	291.17	287.96	—	—

20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39。

21 許賢瑤，〈日治時期臺灣包種茶的生產與交易〉，收於氏著，《臺灣包種茶論集》（台北：樂學，2005），頁100。

圖三：臺北地區香花栽培面積變化圖（1916 - 1940）



資料來源：臺灣區製茶工會同業公會編，〈台灣歷年來香花作物生產統計表〉，收於臺灣省茶葉改良場編印，《臺灣日據時期茶業文獻譯集》，桃園：臺灣省茶葉改良場，1995.01，頁517。

此外，種植香花的利潤頗高，也是導致栽培面積漸增的主因之一。香花屬於經濟作物，市場價值頗高，昭和10年（1935）每甲茉莉花田的利潤高達402圓，利潤為栽培支出的53.03%，<sup>22</sup>屬於高純益所得的農作物，日治時期臺北地區的農家賴以致富者不少。永和耆老林阿在先生在回憶那段榮景時，有段生動的比喻：「以前的人說佳臘仔（大加蚋）會有錢就是種茉莉花來的，當時的金項鍊和金錶鍊比永和的牛繩還多。」<sup>23</sup>因此，許多農家放棄種稻，改種香花，<sup>24</sup>或是以香花為副業，<sup>25</sup>此一經濟上的吸力也造成香花栽培面積在日治時期的擴張。但整體而

22 陳慈玉，《台北縣茶葉發展史》，頁98 - 99。

23 另據加蚋仔地區耆老黃聰明先生的說法，香花在日本時期價格最高時，一甲八分地花田所生產的香花，一年可賣得兩千圓，當時旱田一分地的地價只有三百圓，一圓即可買到三、四斤豬肉，可見栽培香花作物利潤之高。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臺北縣鄉土史料（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197。林萬傳，〈雙園區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93期（1990.09），頁13。

24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6月28日，第4版，「大料炭近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1月18日，第2版，「地價低落原因」。

25 蔡棟雄記錄，〈第六場座談會（東區）紀錄〉，收於鄭懿瀛總纂，《三重市志續編》（臺北縣三重市：三重市公所，2005），鄭阿四先生語，頁532。

言，與主要作物水稻的種植面積相比，香花栽培面積仍佔少數，以當時的主要香花栽培地鷺洲庄（轄有三重埔）而言，昭和5年（1930）的一期稻作面積達1229甲，香花栽培面積僅有104.5甲，不到稻作面積的十分之一。<sup>26</sup>因此，日治時期臺北地區的香花栽培，對於當時的農家而言，其重要性仍不及稻作。

以下羅列臺北地區5個香花主要栽培地的引進緣由及栽培概況，以瞭解各區域的發展情形：

#### （一）臺北市東園町及西園町

臺北市東園町及西園町（舊稱加蚋仔）因栽培香花的歷史較久，成為日治時期臺北地區知名的香花產地，年產額約15萬圓。該二町栽培黃枝花的歷史至1922年為止已有50年，其中茉莉花則有40年之久，當地黃枝花栽培的創始者為崁頂人林生，茉莉花則為八張犁的周霞，兩者皆是從中國引進苗木，開始其栽培事業。栽培的起源則是在大稻埕經營「建成行」的茶商張占魁，得知福州的香花栽培業因包種茶製造業的興起而獲利豐厚，認為在臺灣栽培香花亦同樣可得鉅利，因此開始經營香花產業，當時栽培香花者稀少，利益甚大，其後栽培者逐漸增加，日治之後再擴大栽培面積，尤其在1913年及1916年，因價格騰貴，香花業者獲利甚多。<sup>27</sup>

#### （二）臺北市大龍峒町

臺北市大龍峒町在1890年左右，由一名姓名不詳的廈門人引進苗木，栽培3、4分地的茉莉花田，其後經過的十餘年間的經營，當地人發現茉莉花的栽培在勞力上較蔬菜栽培來的節省而有利，蔬菜栽培者改種香花者漸多。但分佈於淡水河岸的黃枝花栽培則因利潤低微，栽種面積

26 新莊郡鷺洲庄役場編，《鷺洲庄要覽（昭和六年版）》，（臺北：新莊郡鷺洲庄役場，1931），頁16-18。

27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41。

逐年遞減，至1920年代當地已少有栽培者。<sup>28</sup>

### （三）新莊郡鷺洲庄三重埔

新莊郡鷺洲庄三重埔的香花栽培，始於1880年代中國廣東潮州人林達攜帶秀英花種苗至三重埔種植，<sup>29</sup>但起初發展並不順利，至1892年左右，栽培秀英花者僅有3戶，面積不過5甲，主要是由中國茶商王定，在三重埔菜寮地區栽培秀英花，並分苗予他人種植，然而當時由於包種茶之生產量少，香花多以茉莉花為主，為維持花價並防範生產過剩，對於秀英花的栽培者有所限制。當時在三重埔栽培秀英花者為數無多，經協商後約定不將苗木分割予其他人士種植，其中亦有以自行種植為藉詞而將苗木流向親戚種植者，因此秀英的栽培也在逐漸增加中。但在淡水河邊栽培者每年蒙受水災的損失，反而使在其他無水災地區栽培者獲利增加。1912年，秀英價格暴跌，為維持價格局面，約有4、50個花戶結成販賣組織。<sup>30</sup>

### （四）海山郡板橋庄江子翠

海山郡板橋庄江子翠自1874年開始栽培黃枝花，1904年開始栽培茉莉花，1914年開始栽培秀英花。其中，黃枝花的栽培時間雖久，但由於採花時間只有4、50天左右，在採花期間價格往往下跌，損失甚大，由於每年四月間採花，若遇春茶產期過遲，則將全軍覆沒，風險甚大，因此栽培面積自然逐步衰退。在本地栽培秀英花者，多與茶商協商花價，近年來任意栽培者劇增，但因採花困難，所得利潤較其他香花作物為低，栽培者意願不高。<sup>31</sup>

28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41－42。

29 新莊郡鷺洲庄役場編，《鷺洲庄要覽（昭和十年版）》，（臺北：新莊郡鷺洲庄役場，1935），頁40。

30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42。

31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42。



### （五）海山郡中和庄溪墘

本地區香花作物之栽培栽培於1906年左右，起初以黃枝花為主，1914年從士林庄遷移本地的阮生政，開始栽培茉莉及秀英，之後栽培者逐年增加，1924年的栽培戶共有6戶，其中以阮生政的栽培面積最多，約有8甲。當地栽培香花作物的動機，在於秀英花的主要產地三重埔常受水患侵襲，損失甚大，而當地水災較少，風險較小，加上當地花戶受大稻埕錦祥茶行的資助，並與之訂定秀英花的收購價格為每百斤30圓，茉莉花每百斤15圓，以18年為契約期間。<sup>32</sup>

### 三、臺北地區香花栽培地之分佈特色

香花作物在全臺各地均有分佈，但大部分地區生產的香花僅供觀賞或裝飾之用，唯有臺北地區的香花被用於包種茶的薰製。<sup>33</sup>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作物的栽培區域是以交易市場的大稻埕為中心，東至七星郡汐止街（距離約3里20町；1里=3.924公里、1町=109公尺），西至新莊郡山腳庄（距離約3里15町），北至七星郡北投莊（約1里18町），南至文山郡深坑庄（約4里10町）為其範圍，<sup>34</sup>主要產地則集中於淡水河沿岸南北兩里、東西一里的區域內，次要產地則分佈於淡水河流域三大支流一大漢溪、基隆河及新店溪沿岸的沖積土地帶。<sup>35</sup>（詳見「圖四」）

32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42。

33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頁42。

34 前田長太郎，〈香花作物の分布市場關係〉，《臺灣農事報》第309號（1932.09），頁28。

35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臺灣農事報》第208號（1924.03），頁28。

表二：大正11年（1922）臺北地區香花栽培概況表

市郡	街庄町	大字	栽培面積 (甲)	生產總值 (圓)	至大稻埕距離 (里町)	搬運法	運費 (錢)
臺北市	東園町	—	28	33883	1里	茉莉秀英肩挑； 黃枝船運	50
	西園町		35	37610.4	1里	茉莉秀英肩挑； 黃枝船運	50
	堀江町		4	6866.4	32町	肩挑	40
	綠町		8.2	9526.6	32町	肩挑	40
	大龍峒町		37.95	34758.68	16町	肩挑	30
	馬場町		2.5	3487.56	20町	茉莉肩挑； 黃枝以貨車載運	50
	大直町		5	8527	1里	肩挑	60
	圓山町		14.1	2194.08	20町	肩挑	40
	川端町		0.6	1019.52	30町	肩挑	40
	合計	—	106	137913.4	—	—	—
新莊郡	鷺洲庄	三重埔	67.3	106042	15町	肩挑	50
		二重埔	3.8	6336.77	25町	肩挑	50
		和尚洲	16.65	37159.74	1里25町	輕便臺車 肩挑	40 70
		合計	87.75	149438.55	—	—	—
	新莊街	山腳	2.4	691.2	3里15町	肩挑；少量以貨 車載運	90
	五股庄	更寮	1.5	1382.4	2里	肩挑	70
	合計		98.15	151582.89	—	—	—
海山郡	板橋庄	港子嘴	12.1	14348.94	1里20町	船運	黃枝10 茉莉30
		江子翠	9	9129.55	1里20町	船運	黃枝10 茉莉30
		番子園	3	3576.63	2里20町	肩挑	80
		社後	5	5206.95	2里	船運	黃枝10 茉莉30
		新埔	4	2757.6	2里	船運	黃枝10 茉莉30
		合計	33.2	35019.57	—	—	—
	中和庄	漳和	0.3	141.38	2里	肩挑	70
		永和	6.33	1189.086	2里	肩挑	70
		南勢角	0.15	236.16	2里	肩挑	70
		潭墘	2	12660.9	2里	肩挑	70
		龜崙蘭 溪洲	3.15	3668.86	2里	肩挑	70
		合計	12.65	17896.29	—	—	—
	合計	—	46.05	20316.2	—	—	—
七星郡	士林街	社子	14.4	12063.25	1里	肩挑	90
						滿潮時船運	20

		溪洲底	0.2	195.08	1里10町	肩挑；滿潮時船運	一圓 ( 1 0 0 錢)
		合計	14.6	12258.33	—	—	—
	北投庄	石碑	0.7	1108.88	1里18町	肩挑	40
	松山庄	上塔悠	0.75	804.75	1里20町	腳踏車載運或肩挑	60
	內湖庄	新里族	5.5	7510.25	1里10町	貨車載運或肩挑	60
		北勢湖	1.3	1379.37	1里30町	腳踏車載運或肩挑	60
		合計	6.8	8889.62	—	—	—
	汐止街	汐止	2.54	1497.33	3里20町	貨車載運	80
	合計	—	25.39	31534.79			
	文山郡	新店庄	大坪林	0.35	216	2里	腳踏車載運
深坑庄		萬盛	—	—	1里30町	—	70
		內湖	0.5	432	2里30町	肩挑；15斤以上以臺車或腳踏車載運	每名挑夫付給工資20錢
		深坑子	1	616.95	4里10町	腳踏車載運	90
		陂內坑	1.05	—	3里10町	肩挑；15斤以上以臺車或腳踏車載運	90
		合計	3.35	2243.61	—	—	—
合計		—	3.7	2747.61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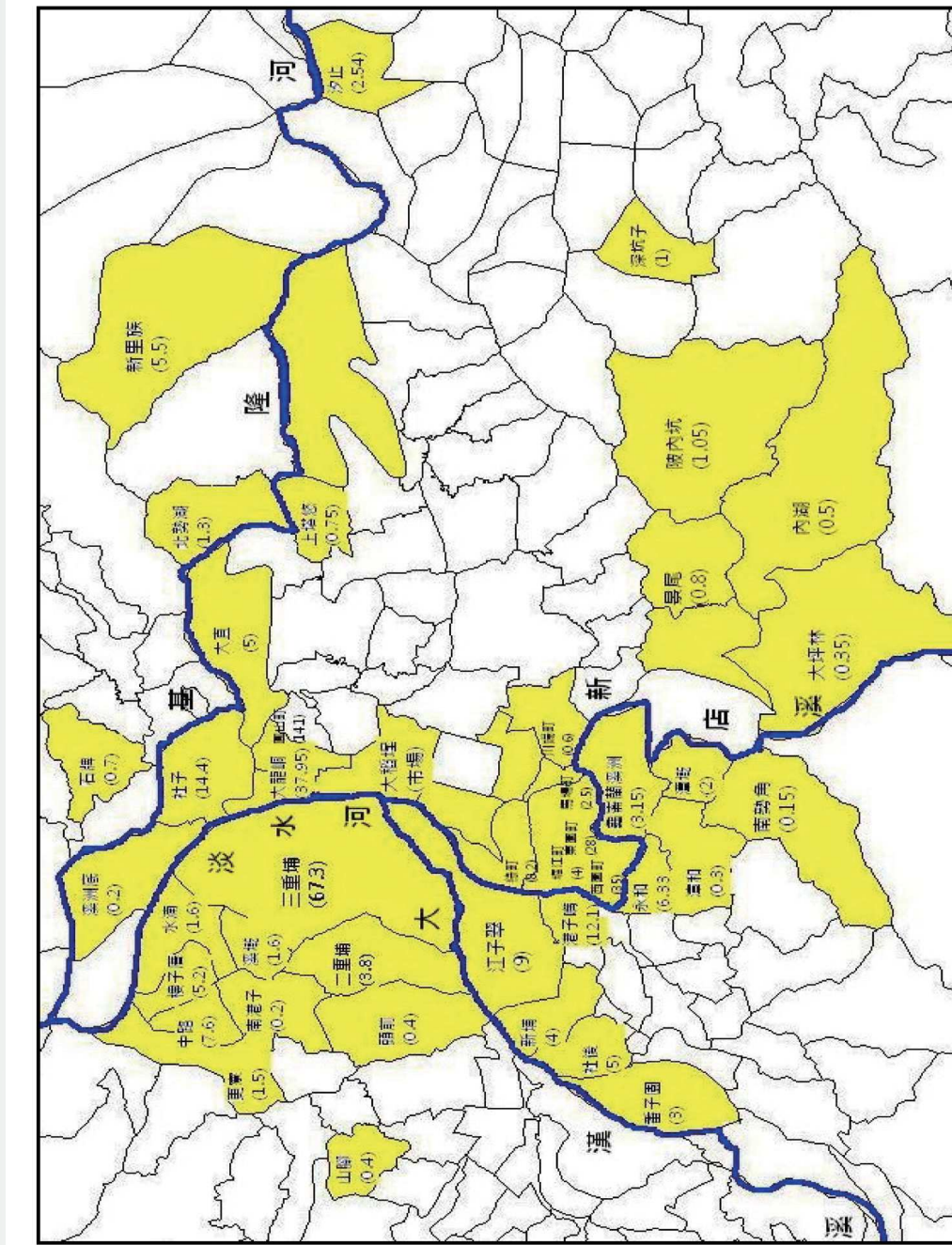
表註：1里=3.924公里；1町=109公尺；1里=36町。

資料來源：1、臺灣區製茶工會同業公會編，〈臺灣茶葉百年來輸出數量統計表〉，收於臺灣省茶葉改良場編印，《臺灣日據時期茶業文獻譯集》，桃園：臺灣省茶葉改良場，1995.01，頁195。

2、前田長太郎，〈香花作物の分布市場關係〉，《臺灣農事報》第309號（1932.09），頁28。

3、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臺灣農事報》第208號（1924.03），頁28 - 33。

圖四：大正11年（1922）臺北地區香花栽培地分佈圖



圖註：1、栽培地下方括號內之數字為該地區的香花栽培面積，單位為「甲」。

2、根據加藤久衛於大正11年（1922）之實地調查資料繪成。

資料來源：參見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臺灣農事報》第208號（1924.03），頁28－33。



此一分佈於大稻埕周邊地區的香花栽培圈，其形成與香花作物的生長環境及市場區位密切相關。香花栽培地之所以侷限於淡水河沿岸，主要由於適合香花生長的土壤環境為保濕度良好的肥沃沖積土壤及壤土，<sup>36</sup>香花的三種主要品種秀英、茉莉及黃枝均適合在砂質壤土或砂質土壤上栽培，其中又以砂質壤土最適合香花作物的發育，而淡水河流域下游地區的沖積土壤多屬砂質土，因此香花作物的栽培地多集中於淡水河下游一帶。<sup>37</sup>至於粘質土則不適合秀英及茉莉的生長，但對於黃枝的栽培是合宜的，<sup>38</sup>因此黃枝多在粘質土分佈區的板橋、中和等地栽培，板橋區的江子翠及中和區的漳和兩地，其黃枝花的栽培面積勝過秀英及茉莉，<sup>39</sup>即與當地屬於黏土質的分佈區有關。

除了土質的要素之外，鄰近交易市場大稻埕的區位及香花不堪搬運久儲的特性，更是構成臺北香花栽培圈的主因。大稻埕為清季以來臺灣包種茶的主要交易市場，精製茶廠群聚該地，因此成為薰製包種茶原料的香花之主要消費地，而採摘下來的香花因花瓣頗為脆弱，極易於搬運過程中受損跌價，加上香花的香氣常在搬運中因發熱而消散，另貯存超過一日也會使其香氣減弱，皆會令致市場價格滑落一半以上；<sup>40</sup>一般香花在採收後的3、4個小時之內，即需送至市場販賣，以避免香氣隨時間而流失，導致價格低落。<sup>41</sup>因此，不堪長途搬運及不耐久儲的特性導致香花的栽培地多集中於大稻埕的周邊地帶，而距離市場越遠、運費越高也是農人決定是否栽種香花的考量點之一。此外，花田地租的高低則決定了花農對於花種的選擇，離市場較近之地，地租自然較高，因此花

36 臺北洲勸業課，〈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臺灣之茶葉》20卷1號（1937.06），頁22。

37 淡水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區屬於全臺十三個土壤帶中的沖積土分佈區，土壤肥沃，為臺灣主要的農耕地帶。再依細微的土壤分類而言，新莊、三重及蘆洲等淡水河西岸地區的土壤質地較輕，多為砂質壤土，與中游鶯歌、樹林一帶的壤土，以及板橋、中和一帶的黏質壤土，在土質上有些許的差異。參見陳正祥，〈臺灣地誌（上）〉（台北：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1959），頁56-57。

38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頁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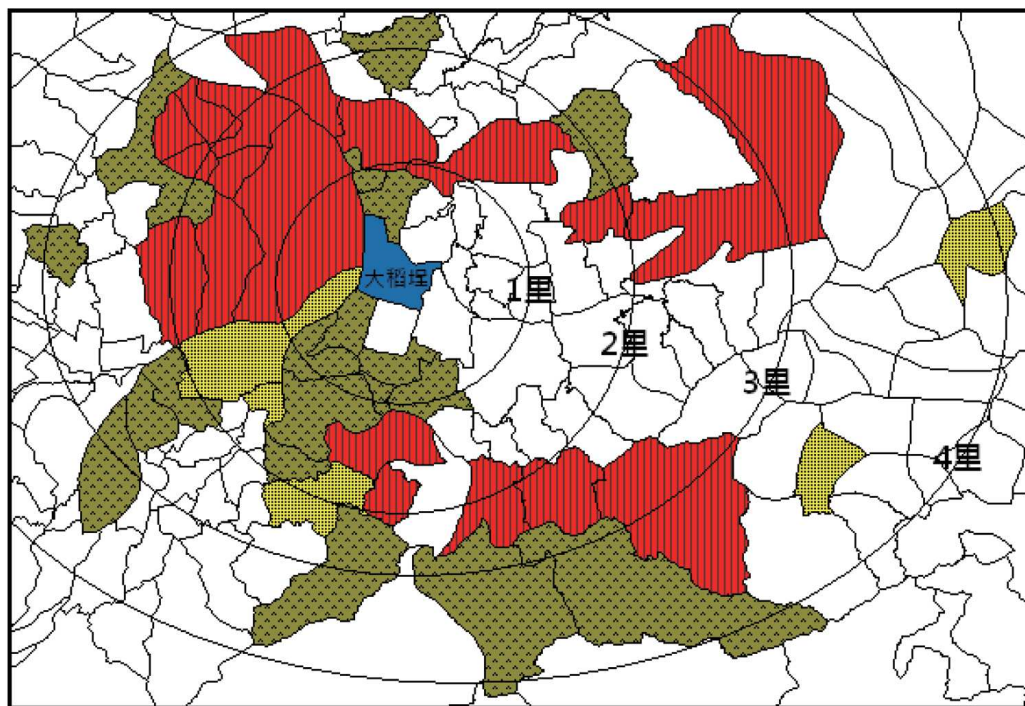
39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頁28-33。

40 前田長太郎，〈香花作物の分布市場關係〉，頁24-30。

41 陳三井總纂，〈臺北市發展史（四）〉（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3），頁416。

農一般選擇利潤較高的茉莉或秀英栽植，黃枝花則因利潤較低，<sup>42</sup>且花瓣體積大導致運費提高，主要在地租低的遠地栽培。（詳見「圖五」）

圖五：昭和7年（1932）臺北各地香花作物優勢栽培區分佈圖



圖註：1、代表「茉莉栽培優勢區」；代表「秀英栽培優勢區」；代表「黃枝栽培優勢區」。

2、「優勢栽培區」是指某一花種栽培面積居首位之地區。

3、1里=36町=3.924公里。

4、根據前田長太郎於昭和7年（1932）及加藤久衛於大正11年（1922）之實地調查資料繪成。

5、一里圈範圍內栽培香花的代表性區域為三重埔、臺北市東園町、西園町、永和及大龍峒等；二里圈為和尚洲、景尾、大直、社子等；三里圈為新里族、大坪林、山腳等；四里圈則以汐止為代表區域。

資料來源：前田長太郎，〈香花作物の分布市場關係〉，《臺灣農事報》第309號（1932.09），頁24；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臺灣農事報》第208號（1924.03），頁28－33。

42 以昭和10年（1935）的香花利潤調查為例，栽培茉莉花的利潤最高，每甲可獲402圓的純益，秀英花次之，每甲利潤達311圓，黃枝最少，每甲僅得13圓的利潤。栽培茉莉最有利之因為其收穫量高，價格又不比高價位的秀英低，因此可獲最高純益。參見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茶業ニ關スル調査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1935.10），頁113－117。

從上圖可以看出，以市場大稻埕為中心、2里為半徑所畫出的圓周範圍之內，為茉莉及秀英的主要分佈區，此一範圍中的土地因距離商業中心近，地租較高，栽培利潤高的茉莉及秀英，方得獲利；但其中的江子翠及漳和兩地突出的成為黃枝花優勢栽培區，其主因應如前述該地為黏土質地帶，不適茉莉及秀英發育，而種植適於黏土層生長的黃枝。至於距離大稻埕3~4里的範圍內的深坑及汐止地區，地租較低，又因運輸距離過遠，所需運費高，種植支出較低的黃枝花，始能損益平衡，因而成為黃枝花的優勢栽培區。

#### 四、臺北地區香花產業的生產與運銷

生產、運輸及銷售為產業發展的骨幹，是以本節將觀察日治時期臺北地區的香花產業從生產、運輸至銷售的整個流程，就栽培、利潤及價格等層面，透視臺北香花產業發展的實質內涵。

##### （一）香花作物的生產栽培

首先在生產栽培方面，日治時期臺北地區的香花栽培主要採取「杆插法」及「壓條法」，前者為栽培茉莉花及黃枝花者所採用，後者則常見於秀英花的栽培上。「杆插法」需先設置苗床培養花株的幼苗，即先選取適當的苗床，做成寬一尺的高畦，再從母樹的花枝上剪取7寸長、約4至5節的插穗，以2至3寸寬的株距，將2至3節的插穗插入土中，上留2節，再以腳踏壓實株旁土壤。插枝後須灌水，並厲行除草及施肥等管理作業，若管理周全，約一年可將苗木培育成功。苗木成株之後，即可將苗木栽植於花圃，花圃需做成寬4至5尺的高畦，以1尺5寸至2尺的寬度為株距，掘成6寸深之種植穴，每穴插入1至2枝苗木，再覆土踏實，並充份灌水以防枯死。苗木的生長期間，需施行適當的中耕及除

萬頃花田萬斛珠——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史初探（1895-1945）

草，並給與稀薄的人糞尿增進肥力。再經過一年的發育，插穗的下端出現鬚根、苗木長1尺之時，即可進行移植作業。至於「壓條法」的步驟則是先選取樹齡4至5年的母樹枝條4至5枝，留先端約1尺長，其餘部分則埋入已掘鬆的苗穴中，覆土踏實，再剪成與母樹相同高度；發育期間需注意覆土與培土的工作，經過一年的成長，即可取得20至30叢的苗木，之後再於每年的三月間將苗木移植至種植穴中，株距3至4尺為準，再於穴中施放少量堆肥，即完成整個壓條作業。<sup>43</sup>

香花苗木移植之後，灌水、施肥、中耕、培土、摘老葉等管理作業相當重要，是確保香花收穫量的關鍵。因各種香花皆易於遭受旱害，所以種植後遇天旱則需注意有無充分灌水。施肥可促進花株生長並提升香花品質，因此花農會在春天及秋天之際，一年施行2至3次的澆肥作業，多以人糞尿、堆肥或大豆粕等作為肥料。「中耕」是指在作物生育期間，於株間進行的表土耕作，具有疏鬆表土、增加土壤通氣性、去除雜草、促使根系伸展及調節土壤水分狀況等作用，<sup>44</sup>花農多在移植後的一至三年間進行中耕，其後則著重於培土。摘老葉的程序多見於茉莉花的栽培上，通常在採花之後將老葉摘除，可以促使花樹生長得更加茂盛。<sup>45</sup>

收穫方面，香花的採收與其生長期密切相關。三種主要香花的開花期各自不同，黃枝在移植後第一年即開花，茉莉及秀英則從第二年開始開花。花期也有差異，黃枝從四月開花，六月結束；茉莉花期最長，四月開花，十一月始結束；秀英則在六月至十一月間開花。各種香花在開花期間的採摘時間亦有所不同，黃枝主要在花瓣外輪開展至半開之際採摘，大約是上午1～2時至8時之間採收最為適宜；茉莉及秀英則在花蕾膨脹的下午3時至6、7時採收。採花的工作多交由細心手巧的婦女行

43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頁33-35。

44 參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5712.html>），2008年6月10日上網蒐尋。

45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頁33-35。



之，為嚴守最佳的採摘時間，女工不論颱風、雷雨或酷暑，皆會冒險前往花田採花。<sup>46</sup>黃枝因花樹較高大，多持米籬採收裝盛，茉莉與秀英則因樹型較低矮，女工多在腰上結茶籠採收之。採收時女工特別注意保持花瓣的完整性，搬運入房舍後，會將香花薄攤於草席上，以防止花瓣因發熱而流失香氣。採花女工一般一天可採收黃枝花60至70斤、茉莉花15斤、秀英2斤左右，工資為黃枝每斤1錢、茉莉每斤5錢、秀英每斤12錢。<sup>47</sup>

## （二）香花作物的利潤

至於利潤方面，則與香花作物的生長特性及市場供需關係的波動，緊密相關。<sup>48</sup>由於香花作物在栽培初期需經歷培養苗木、整地及移植等前置作業，因此初期投資成本頗高，且需至1~2年後始有收穫，而每株花樹的壽命大約20年，至後期收穫量即呈銳減之勢，致使花農的利潤隨著栽培年數的增加而有所起伏。大正3年（1914）臺北花農栽培每甲茉莉花田的支出情形，可如下表所示：

表三：大正3年（1914）臺北地區茉莉花農前四年每甲花田支出表

支出項 目 栽種年數		種苗	整地	移植	肥料	施肥	採收	運費	雜費	地租	合計
第一年	數量	26406株	牛15頭 男工15日	10.5/ 人	人糞 35000斤	38人次	—	—	雜工 20人次	—	—
	單價 (圓)	0.45/百株	牛0.8 男工0.4	0.4	0.27	0.4	—	—	0.4	—	—
	總價(圓)	118.8	18	42	89.1	15.2	—	—	8	80	571.127

46 蔡棟雄記錄，〈第六場座談會（東區）紀錄〉，收於鄭懿瀛總纂，《三重市志續編》（臺北縣三重市：三重市公所，2005），鄭俊堂醫師語，頁535。

47 另據加蚋仔地區耆老許江富先生表示，黃枝花的花朵大又重，一分地可生產一千斤，一個工人一天僅能採收五、六十斤，而茉莉花體積較小，一天更只有三至五斤的採收量。參見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五）〉，頁41。林萬傳，〈雙園區耆老座談會紀錄〉，參見《臺北文獻》直字93期（1990.09），頁11。

48 陳慈玉，《台北縣茶葉發展史》，頁92。

第二年	數量	5280株	5人	21人	人糞 26406斤 土糞 92421斤	54人次	1500斤	1500斤	雜工 20人 次	—	—
	單價(圓)	0.45/百株	工0.4	0.4	人糞 0.27 土糞 0.13	0.4	0.2	0.25/百 斤	0.4	—	—
	總價(圓)	21.12	2	8.4	209.927	21.6	30	3.75	8	80	384.797

支出項 目 栽種年數		種苗	移植	肥料	施肥	除草	中耕	摘葉	採收	運費	雜費	地租	合計
第三年	數量	1056 株	5人	人糞 26406斤 土糞 92421斤	54人	315人	—	女工 150人	3000斤	3000斤	20人	—	—
	單價(圓)	0.45/ 百株	0.4	人糞 0.27 土糞 0.13	0.4	0.4	—	0.15	0.2	0.25/百 斤	0.4	—	—
	總價(圓)	4.752	2	209.927	21.6	126	—	22.5	60	7.5	8	80	542.279
第四年	數量	—	—	人糞 26406斤 土糞 92421斤	54人	315人	35人	女工 150人	5500斤	5500斤	20人	—	—
	單價(圓)	—	—	人糞 0.27 土糞 0.13	0.4	0.4	0.14	0.15	0.2	0.25/百 斤	0.4	—	—
	總價(圓)	—	—	209.927	21.6	126	14	22.5	110	13.75	8	80	605.777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臺灣茶業一斑（大正4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5.03，頁97-99。

從上表中對於大正3年（1914）臺北栽培茉莉花農家之支出調查可知，花農在栽培茉莉花的第一年，需負擔購買花苗、整地、移植、施肥、雜工及地租等栽培成本，但此時因並無收穫，不須支付採收及輸往市場的運費。第二年之後，因購苗、整地及移植的費用已在第一年大部分付出，這三項支出降為第一年的六分之一、九分之一及五分之一，而該年花株已然開花，達收穫階段，故需負擔採收及運費的工資，但由於購苗及整地的花費驟降，整體支出較第一年減輕約200圓。第三年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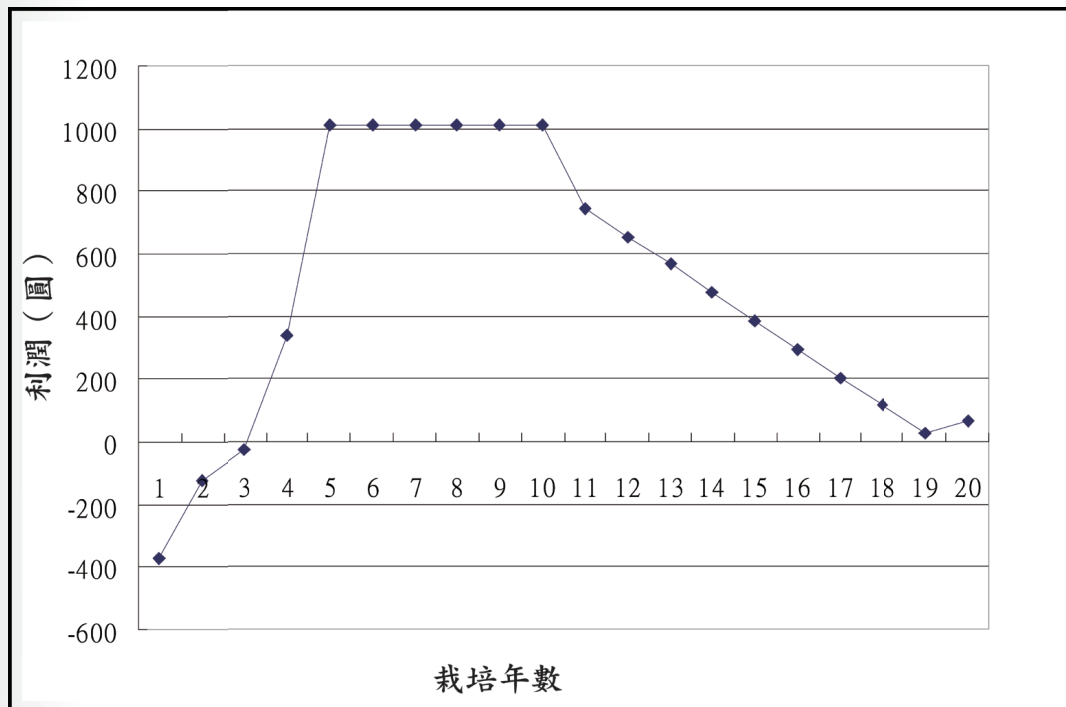
支出中耕、除草及摘老葉的工資，而該年收穫量為第二年的兩倍，採摘工資及運費也相應提升一倍，因此整體支出較第二年多出約160圓。第四年，已不需付出購苗、整地及移植的費用，但多出中耕一項的支出，且隨著收穫量增加2500斤，採摘工資及運費也隨之提高，該年的整體支出提高約60圓。第五年之後至第二十年，整體支出維持平穩的態勢，約在700圓至550圓左右徘徊。再依據每甲花田二十年來的收支數字，可算出花農逐年所得之利潤，如下表所示：

表四：臺北地區茉莉花農二十年每甲花田之收支及利潤表收支項

收入項 栽培年數	茉莉收穫量 (斤)	收穫總金額 (圓)	生產總支出 (圓)	利潤(圓)
第一年	0	0	371.127	- 371.127
第二年	1500	258	384.197	- 126.797
第三年	3000	516	342.279	- 26.279
第四年	5000	946	605.777	340.223
第五年	10000	1720	707.027	1012.973
第六年	10000	1720	707.027	1012.973
第七年	10000	1720	707.027	1012.973
第八年	10000	1720	707.027	1012.973
第九年	9000	1548	684.527	1012.973
第十年	8800	1313.6	680.027	1012.973
第十一年	8200	1310.4	666.527	745.873
第十二年	7600	1307.2	653.027	654.175
第十三年	7000	1204	639.527	564.473
第十四年	6400	1100.8	626.027	474.773
第十五年	3800	997.6	612.527	385.073
第十六年	3200	893.3	599.027	295.573
第十七年	4600	791.2	583.527	203.673
第十八年	4000	688	572.027	115.975
第十九年	5400	584.8	558.527	26.273
第二十年	2800	481.6	545.027	63.427
合計	122800	21121.6	12154.412	8967.188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臺灣茶業一斑（大正4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5.03，頁99 - 100。

根據上表關於利潤的統計數字，可作成下面的折線圖：



從上面的折線圖可以觀察得到，日治時期臺北花農耕作每甲茉莉花田的利潤，在前三年因尚無收穫或是收穫量仍低，並無利潤，支出大於收入，第四年之後隨著收穫量平穩上升，支出則維持平穩，導致整體利潤上揚，第五年至第八年每甲利潤持續維持在1720圓的平盤。第九年之後因收穫量隨花樹老化而漸降，利潤也隨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至第十九年降至最低點的26圓。二十年樹齡的花樹則需淘汰重植，花田進入下一個栽培循環。

整體而言，日治時期的花農與香花包商之利潤相當可觀，使其家境富裕，生活水準頗高，這可從日治時期文人楊嘯霞（原名楊仲佐，戰後永和鎮第一任鎮長，畫家楊三郎之父）所作〈賣花客古風〉詩中窺知一二：<sup>49</sup>

49 高傳棋，《引領臺北走向世界舞臺的茶文化特刊》（臺北市：臺北市文化局，2005.11），頁71。



賣花客、賣花客，市上驅車如過隙，北望直向稻江行。  
一斤花值錢十百，一斤十百不為加，三分水量七分花。  
到處爭誇花價好，種花十倍勝栽瓜，栽瓜一畝不千斤。  
久雨望日早望雨，百畝瓜田無一富，十家花農九家殷。  
殷富由來多淫佚，秦樓楚館無虛日，金釵十二未足多。<sup>50</sup>

### （三）香花作物的價格

價格方面，由於茉莉、秀英及黃枝在收穫季節、栽培成本、運費及利潤上有所不同，這些生產要素及經濟條件的歧異，也導致了此三花種在市場價格上的差距。秀英花由於產量最少，市價通常比他種花來得高，<sup>51</sup>其運銷方式是由產地的包商（又稱「花販仔」）至花田收集花農採收下來的香花，將之裝入50斤左右的大竹籠之中，<sup>52</sup>上覆竹網，以防止在運送的過程中凋萎及流失香氣。<sup>53</sup>其後再以肩挑、腳踏車、船運或輕便臺車等方式運往大稻埕茶行販賣。<sup>54</sup>運至市場之後，包商會至各茶行（又稱「舖家」）兜售，詢問各方買價，藉以抬高價格，再經由買方殺價等商議過程後始得成交。至於茉莉及黃枝的運銷，通常是花農在花季之前即接受茶行的預約，並收取若干貸款，收穫後茶行再依時價調整差額支付花價。<sup>55</sup>

另一方面，香花作物中的茉莉、秀英及黃枝等三花種，在收穫期及

50 楊嘯霞，〈賣花客古風〉，收於氏著，《網溪詩文集（下卷）》（臺北縣：中和鄉，1955）。

51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臺灣茶業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頁102 - 103。

52 蔡棟雄記錄，〈第六場座談會（東區）紀錄〉，收於鄭懿瀛總纂，《三重市志續編》（臺北縣三重市：三重市公所，2005），鄭俊堂醫師語，頁535。

53 香花常在採摘、運送及買賣過程中，因長時間曝露於空氣中而使香氣發散逸失，造成購入香花之茶商的損失，臺灣茶商公會在大正12年（1923）限制香花的買賣時間不得超過午後九時，並進行嚴格的取締，以確保包種茶的著香效果，維護臺灣包種茶的品質。參見臺灣茶商公會編，《組織沿革史》（臺北：臺灣茶商公會，1938.10），頁61。

54 以大加蚋地區（約當日治時期的臺北市東園町及西園町）而言，當地約有十家花販，專門收購香花，通常在每天的凌晨三、四點花農採收後，花販約在天亮前往收購，上午之前即需送往茶行。參見前田長太郎，〈香花作物の分布市場關係〉，頁24 - 30。林萬傳，〈雙園耆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93期（1990.09），頁9。

5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臺灣茶業調查書》，頁103。

香氣特性方面有所差異。因此，全年每月上、中、下旬之市價皆會有所變動，而天候因素及市場供需狀況更主導了每月市價的變動幅度。以下即略舉大正13年至昭和元年（1924 - 1926）等三年間香花每月市價的波動情形，試加探討其價格的升降要因：

表五：大正13至昭和元年（1924 - 1926）香花每月市價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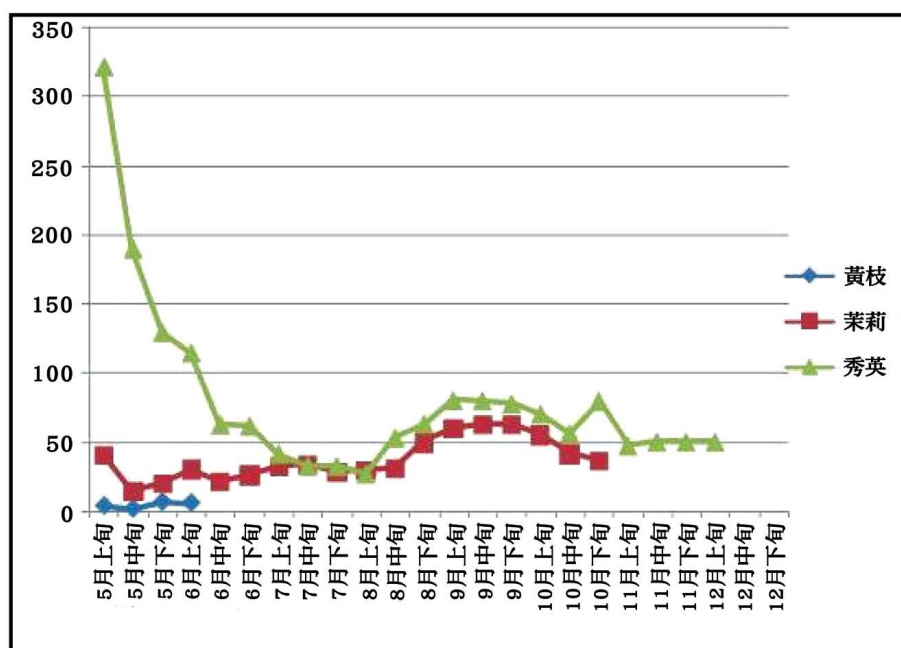
（一）大正13年（1924）

單位：每百斤價格（圓）

月份	花種	黃枝	茉莉	秀英
5月	上旬	3.42	40.60	321.00
	中旬	1.31	13.99	189.15
	下旬	6.18	19.13	129.17
6月	上旬	5.50	29.80	114.30
	中旬	—	20.90	62.50
	下旬	—	25.50	61.60
7月	上旬	—	31.60	41.20
	中旬	—	33.80	32.50
	下旬	—	28.20	32.50
8月	上旬	—	29.60	26.80
	中旬	—	30.30	52.80
	下旬	—	49.42	63.00
9月	上旬	—	60.00	80.00
	中旬	—	62.20	79.60
	下旬	—	62.40	77.50
10月	上旬	—	55.00	70.10
	中旬	—	41.10	55.90
	下旬	—	36.00	79.30
11月	上旬	—	—	47.11
	中旬	—	—	50.00
	下旬	—	—	50.00
12月	上旬	—	—	50.00
	中旬	—	—	—
	下旬	—	—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第二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1925.04，頁66 - 67。

依上表可作成下圖：



縱軸單位：每百斤價格（圓）

如上之圖表所示，由於三種香花的收穫期不一，使其上市期間亦有其差異。黃枝花約在五月上旬至六月中旬的40天期間上市，因其出貨量甚多，價格最為低廉；茉莉的上市期間為五月至十月之間，價格最高；秀英上市時間最長，五月至十二月上旬皆可於市面上購得，配合春茶與秋茶的製造，秀英與茉莉在春、秋兩季的出貨數量最多，而造成其價格的降低。<sup>56</sup>

（二）大正14年（1925）

單位：每百斤價格（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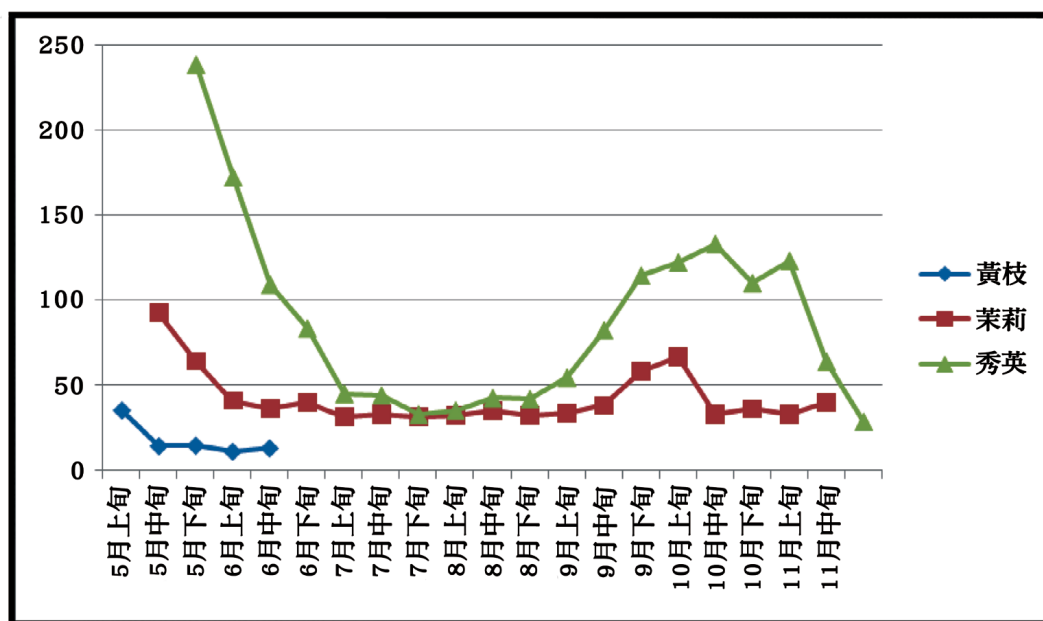
花種		黃枝	茉莉	秀英
月份				
5月	上旬	35.40	—	—
	中旬	14.30	92.80	—
	下旬	14.60	64.20	238.00

56 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第二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1925.04），頁67。

6月	上旬	11.00	40.80	172.00
	中旬	13.00	36.40	109.00
	下旬	—	39.90	83.30
7月	上旬	—	31.30	45.00
	中旬	—	33.00	44.00
	下旬	—	31.40	32.90
8月	上旬	—	32.30	35.20
	中旬	—	35.10	42.40
	下旬	—	32.00	41.90
9月	上旬	—	33.50	54.50
	中旬	—	38.10	82.30
	下旬	—	58.30	114.30
10月	上旬	—	66.50	122.00
	中旬	—	33.00	132.90
	下旬	—	35.90	110.00
11月	上旬	—	32.80	122.90
	中旬	—	40.00	63.90
	下旬	—	—	28.6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第三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1926.04，頁70 - 71。

依上表可作成下圖：



縱軸單位：每百斤價格（圓）



從上圖市價折線之變動狀況看來，該年（大正14年，1925）香花市價的起伏較前年為大，尤其是秀英及茉莉的部分。這主要是受到該年氣候不順造成秀英及茉莉的減收，上市日期也較常年為遲，供貨量的減少導致茶商競相收購市面香花，致使五月間的花價居高不下，其後出貨趨穩，市場價格才得以在七月下降至常年水準。此外，前年五月上旬即上市的茉莉及秀英，該年卻分別延至五月中旬及五月下旬始出貨，當時又適逢包種茶買賣因海外訂單大增而需求量揚升，致使這兩種香花同一旬期的每百斤價格，較前年（大正13年，1924）分別上漲78.81圓及108.83圓；其後由於包種茶的製造進入七、八月的淡季，對於香花需求量大減，市價趨低，至九月上旬，隨著秋茶的上市，對於香花需求漸增，市價再度提升。<sup>57</sup>要之，該年的香花市價受氣候不順而減收，以及包種茶銷量大增的影響，市價波動劇烈，由此例也可得知，香花生產狀況及市場供需法則為主導香花價格起伏的兩大主因。

（三）昭和元年（1926）

單位：每百斤價格（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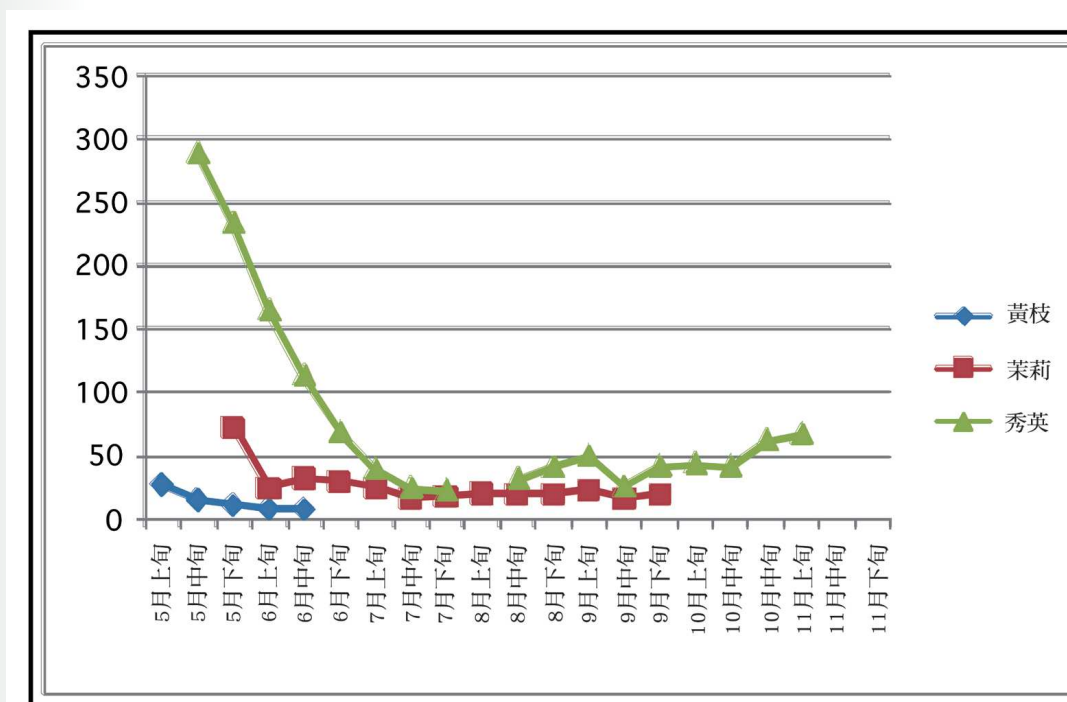
月份	花種	黃枝	茉莉	秀英
5月	上旬	27.90	—	—
	中旬	16.10	—	289.20
	下旬	11.90	72.60	234.00
6月	上旬	9.10	25.20	165.00
	中旬	8.70	32.70	114.00
	下旬	—	29.70	69.00
7月	上旬	—	25.00	40.00
	中旬	—	17.00	25.00
	下旬	—	18.00	22.80
8月	上旬	—	20.60	—
	中旬	—	20.00	32.00
	下旬	—	20.00	41.20
9月	上旬	—	23.00	50.00
	中旬	—	16.90	25.80
	下旬	—	20.30	41.80

57 臺灣總督府茶檢査所，《臺灣總督府茶檢査所第三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査所，1926.04），頁71。

10月	上旬	—	—	43.90
	中旬	—	—	41.60
	下旬	—	—	62.70
11月	上旬	—	—	67.30
	中旬	—	—	—
	下旬	—	—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第四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1927.04，頁76 - 77。

依上表可作成下圖：



縱軸單位：每百斤價格（圓）

上圖所示之昭和元年（1926）的香花市價波動狀況中，可以發現黃枝花的價格不若往年平穩，此因該年黃枝花生產過盛，供過於求，從而導致六月中旬的每百斤價格僅有8.7圓，較前年同期價格下跌33%。至於秀英及茉莉則分別在五月中旬及下旬上市，由於上市初期出貨量甚

少，這兩種香花的每百斤價格為該年最高點的289.2圓及72.6圓，其後隨著出貨量漸多，至六月下旬降至常年水準。九月中旬，受到低氣壓盤據的影響，大雨讓香花香氣流失嚴重，使茉莉及秀英的市價大跌至該年最低點的16.9圓及25.8圓。十月之後，天候回穩，香花市價再度上升，並配合末期秋茶的製造，秀英花價維持在60圓上下的水準。<sup>58</sup>

除了受氣候好壞及市場供需所造成的每月市價波動之外，由於香花為薰製包種茶的原料，購買者以包種茶行佔大宗，因此包種茶市價的波動也深刻影響著香花價格的升降。日治時期香花作物的價格主要受到包種茶出口量、香花收穫量及其栽培面積的增減而波動，另也受到國內外市場供需狀況，以及香花栽培與包種茶製造技術革新等影響，造成市價的升降起伏，其整體趨勢可見下面的圖表：

表六：日治時期臺灣香花市價總值與包種茶出口量比較表(1916 - 1940)

項目 年代(西元)	香花			包種茶出口量 (公斤)
	栽培面積 (甲)	總收穫量 (斤)	市價總值 (圓)	
1916	500.48	1056231	107871	3404991
1917	469.07	1394101	137348	3939356
1918	445.04	1226915	152494	3810404
1919	349.18	692508	141887	3798242
1920	365.61	2024471	400321	3851603
1921	275.65	1332174	245575	3736331
1922	298.85	1351092	297249	3648922
1923	303.69	1315665	246066	3725398
1924	301.86	1255082	309449	4361092

58 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第四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1927.04），頁74 - 75。

1925	301.65	1504216	495513	4740505
1926	309.21	1528298	397290	5388515
1927	306.85	1572212	279451	5253237
1928	318.88	1865526	385985	4455762
1929	316.85	1719641	338756	4653090
1930	314.09	1738749	238470	4626058
1931	283.50	1606763	170128	3889900
1932	279.96	1296935	113931	2195666
1933	246.26	1036790	90645	2428768
1934	271.40	1066969	204325	3093020
1935	290.55	1175575	219763	3096333
1936	286.36	1113362	148482	2647106
1937	263.15	1052216	149369	2547378
1938	280.01	1189860	262806	3411536
1939	291.17	1237180	861923	4286302
1940	287.96	996716	452122	2336474

資料來源：1、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茶葉統計（昭和4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9，「香花作物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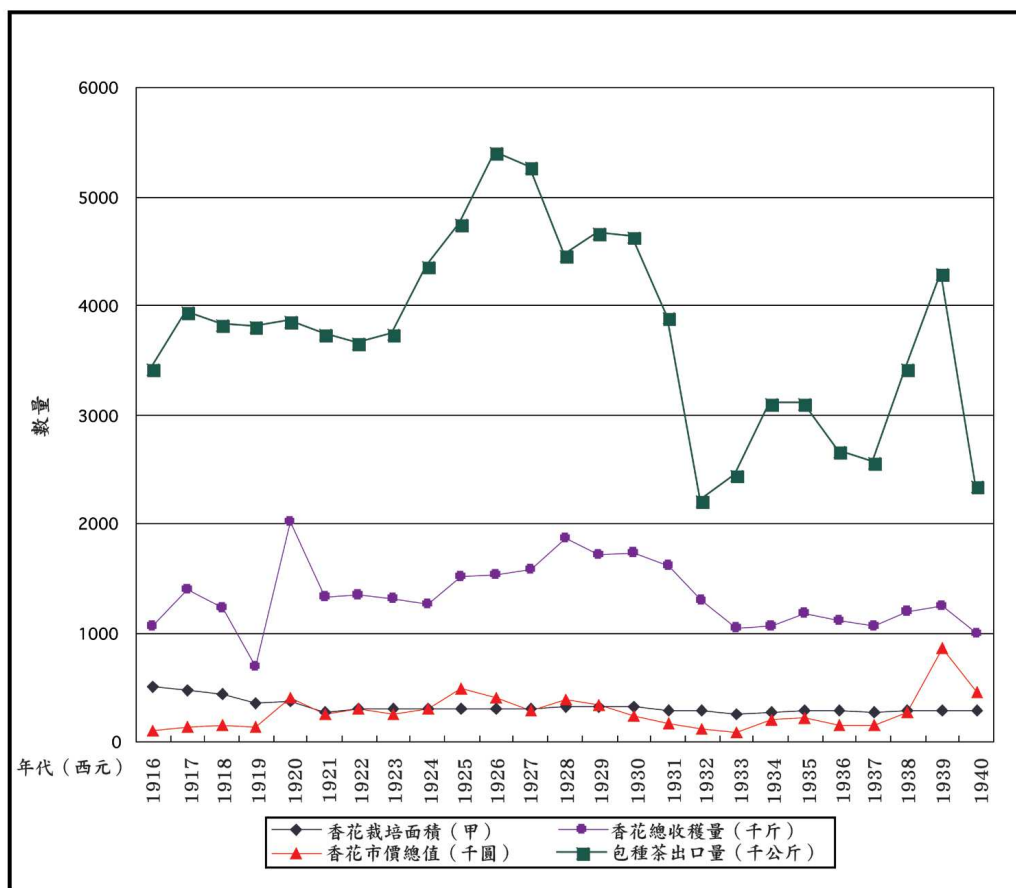
2、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茶葉統計（昭和15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40，「香花作物項」。

3、臺灣區製茶工會同業公會編，〈臺灣茶葉百年來輸出數量統計表〉，收於臺灣省茶葉改良場編印，《臺灣日據時期茶業文獻譯集》，桃園：臺灣省茶葉改良場，1995.01，頁519－520。

依上表可作成下圖：



圖六：日治時期臺灣香花生產狀況與包種茶出口量對照圖（1916 - 1940）



由上圖觀之，日治時期臺灣香花市場的市價總值、栽培面積、收穫量及包種茶出口量之走勢，整體而言，香花的栽培面積、市價總值及總收穫量之曲線與包種茶出口量的起伏趨勢大致相同，其中尤以香花市價總值與包種茶出口量兩曲線最為一致，顯示包種茶產業對於香花需求量的多寡，是主宰香花收穫量及其價格高低的關鍵因素。<sup>59</sup>

以上是就長時期的統計數字，對影響香花市價漲跌之因素作一整體性觀察，接著試將其他足以造成香花市場價格波動的諸多因素，歸納分析如下：

5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11月19日，第3版，「包種與烏龍茶之高價」。

萬頃花田萬斛珠——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史初探（1895-1945）

## （1）市價騰貴之因素

### 1、包種茶裝船出航前的價格飆升

臺灣包種茶的銷售市場多分佈於海外，特別是南洋及滿洲一帶，是以在出口船隻出航日之前，茶行必須將茶葉加以儲存，但因倉儲需負擔倉庫租金，並會增加貸款利息，因此茶行多半在出航前趕製包種茶，尤其是在出航前三天影響最大，因此時所購買的香花均為製造出口用包種茶之原料，導致出航前三天的上市的香花不論價格多高，皆會被茶行所搶購，需求量常大於供給量，因此造成香花價格的飆漲。<sup>60</sup>

### 2、茶行商業策略之影響

香花上市初期，茶行因花量尚寡，多出高價收購，藉以營造自身之聲勢，使花農覺得出高價的茶行較其他茶行值得信任，日後即會多運香花至該茶行販售。<sup>61</sup>

### 3、天候因素使供貨量難以掌握時

香花每日的供應量受天候變化的影響而有經常性之波動，在難以掌握全體市場供貨量時，茶行為確保購入量，時常發生搶購的局面，而導致花價的上揚。

### 4、颱風、暴雨及病蟲害導致香花供貨量減少

香花採收期如遇颱風、暴雨及病蟲害，勢必遭受嚴重損失，導致產量驟減，從而影響香花的供貨量，花價因此騰貴。<sup>62</sup>

## （2）市價跌落之因素

### 1、市場供需狀況的影響

臺灣香花栽培的早期，因栽培的花農及面積較少，收穫量亦低，使其價格頗高，其後隨著包種茶的出口量增加，對於香花的需求量隨之提升，臺北地區的花田面積也跟著市場需求的腳步而擴張，香花生產量從

6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5月27日，第3版，「今之花價」。

6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6月30日，第3版，「中甸茶況」。

62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七）〉，《臺灣農事報》第213號（1924.08），頁47-50。

而在1920年代之後驟增，但也因市場供給量多過於需求量，導致花價的下降。<sup>63</sup>以1914年至1935年這二十年間的花價波動來看，秀英花的價格跌了58%，黃枝的跌幅為38%，產銷狀況及利潤最好的茉莉也下跌了1.3%。<sup>64</sup>

## 2、無花香包種茶技術的發明

大正10年（1921），台北南港大坑的王水錦及其弟子魏靜時，發明了不必摻加香花的無花香包種茶製造法，製出的茶葉比以香花薰製的包種茶香味更佳。<sup>65</sup>王、魏所製造的無花香包種茶不但在臺灣銷路極好，且深受南洋的安南及暹羅之上流社會歡迎，而成為暹羅皇帝最喜愛的茶品。<sup>66</sup>無花香包種茶新製法的發明，為臺灣包種茶製造技術的一大革新，且因製造過程不需使用香花而大大降低生產成本及製造時間，<sup>67</sup>但也因此導致香花需求量減低，造成香花市價在1920年代之後逐步下降。

## 3、製茶時間延遲、開花時期超前所造成的供需失調

茶行對於春茶粗製茶的生產多於每年四月中旬展開，而最早上市的香花品種—黃枝則在五月上旬上市，通常茶商會在香花上市之前即製成粗製茶，備而不用，待香花出現於市場即展開搜購作業，購入香花後立即進行薰製包種茶的工作。但如遇到粗製茶生產狀況不佳而延緩出貨時，或是花期提早逼使香花必須提前上市之時，香花生產就會在市場上形成過剩的局面，導致價格的暴跌。此外，初期的夏茶及秋茶可以生產出較優質的茶葉，因此該期的茶菁多用以製作烏龍茶，夏秋之際的八月下旬粗製茶之庫存量因而減少，以粗製茶為茶胚的包種茶製造也因此停

63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月9日，第2版，「四十三年貿易（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8月13日，第3版，「花價大跌」。

64 陳慈玉，《台北縣茶葉發展史》，頁99。

65 許賢瑤，〈臺灣包種茶的製造與發展〉，頁14。

66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16日，第14版，「包種茶製法講習」。

67 一記者，〈包種茶製法の大革命〉，《臺灣之茶業》10卷3號（1926.05），頁3-4。

滯，連帶造成此時採收的香花無市可銷，價格因而下跌。<sup>68</sup>

除了上述三個主因造成香花價格跌落之外，雨季讓香花香氣減低、<sup>69</sup>載運包種茶出口船隻因天候無法出航，<sup>70</sup>以及花農躁進搶種造成供應過剩等短期因素，是為香花價格有所起伏的次要原因。

臺北地區的香花產業進入1930年代之後逐漸衰退，主要由於日本母國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阻斷出口市場；<sup>71</sup>復以中國及泰國、新加坡分別在1920年代後期及1930年代發生排斥日貨的現象，以及爪哇提高茶葉進口關稅，<sup>72</sup>這種種因素令致臺灣包種茶的出口量銳減，至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爆發，海運中斷，包種茶滯銷，依存包種茶產業甚深的香花產業也因生產過剩而減產，整體經營狀況衰微。<sup>73</sup>戰後，包種茶的銷量仍停滯不前，拖累香花產業的整體發展，其栽培也因市場嚴重衰退，逐漸在臺北地區的田間消失。<sup>74</sup>

## 五、結語

本文主在探討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產業的發展過程，希望透過該產業與包種茶業之關係、栽培地分佈及生產運銷等層面的觀察，描繪臺北香花產業的具體面貌。

首先，在包種茶業的興起及香花產業的興起方面，包種茶的製造與出口在開港通商之後逐漸興盛以來，用以薰製包種茶的香花倍受矚目，

68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七）〉，頁47-50。

6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6月20日，第4版，「大稻埕茶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0月2日，第3版，「大稻埕茶市現況」。

70 加藤久衛，〈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七）〉，頁50。

71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10），頁170-173。

72 陳慈玉，《台北縣茶葉發展史》，頁29。

73 林萬傳，〈雙園區耆老座談會紀錄〉，頁9。

74 鄭政誠，《三重埔的社會變遷》（台北：學生，1996.06），頁83。

由福建茶商引進花苗於精製茶廠林立的大稻埕廣泛栽培，由此展開了臺北地區的香花栽培史，而隨著包種茶產業在日治之後成為臺灣茶葉出口的主力，香花產業不但在收穫量及栽培面積方面皆在1920年代達到高峰，但隨著無花香包種茶製造技術的發明，以及日本侵中戰爭及東南亞市場拒買日貨、導致包種茶出口量驟減等內外部因素的影響，臺北地區的香花產業也因而嚴重衰退。因此，臺北地區香花產業的興衰可謂完全由包種茶業所主宰。

其次，在臺北香花栽培地的分佈狀況方面，由於香花不耐久儲與不堪長途運輸的特性，以及適宜香花生長的沖積土分佈之自然要素，使其栽培地集中於主要市場大稻埕的周邊區域，以淡水河沿岸南北兩里、東西一里的範圍為其主要產地，次要產地則分佈於基隆河、新店溪及大漢溪沿岸地帶。

最後，在香花產業的生產及運銷部分，可就生產栽培、利潤及價格等三方面加以觀察。日治時期臺北地區香花的生產栽培，主要採「杆插法」及「壓條法」進行栽培，採收多由手巧心細的女工執行，由包商收集之後以腳踏車、肩挑、船運及臺車等方式，運往大稻埕茶行販售。利潤方面，則與香花作物的生長特性緊密相關，此因香花作物在栽培初期需經歷培養苗木、整地及移植等前置作業，因此初期投資成本頗高，且需至1～2年後始有收穫，而每株花樹的壽命大約20年，至後期收穫量即呈銳減之勢，致使花農的利潤隨著栽培年數的增加而有所起伏。而在香花的市場價格上，受天候因素及市場供需狀況之主導，全年逐月上、中、下旬之市價皆會有所波動，而包種茶出口量的增減、國內外市場供需狀況，以及香花栽培與包種茶製造技術革新等影響，皆會導致香花市價的升降起伏。

香花為臺灣農業發展史上頗具特殊性的經濟作物之一，其與稻作之間的消長情形、香花產業對各栽培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有何具體影響、香花產業組織的發展及其與包種茶商的競合關係，以及香花薰製包種茶的



機械化技術演進情形等課題，皆值得進一步加以探討。本文僅為一綜論式的初步研究，日後將針對上述問題再作深入考察。

## 徵引文獻

James Wheeler Davidson原著、蔡啟恒譯

1972 《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第107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一記者

1926 〈包種茶製法の大革命〉，《臺灣之茶業》10卷3號：3～4。

加藤久衛

1924 〈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一）〉，《臺灣農事報》第207號：38～47。

加藤久衛

1924 〈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二）〉，《臺灣農事報》第208號：28～35。

加藤久衛

1924 〈臺北州下の香花作物（七）〉，《臺灣農事報》第213號：44～50。

田中一二著、李朝熙譯

1987 《臺北市史：昭和六年》。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金子常光

1934 「卷首圖」，新莊郡役所編，《新莊郡大觀》。台北：新莊郡役所。

林萬傳

1990 〈雙園區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93期：1～13。

林萬傳

1992 〈大稻埕耆老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直字99期：1～23。

河原林直人

2003 《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京都：世界思想社。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一期

前田長太郎

- 1932 〈香花作物の分布市場關係〉，《臺灣農事報》第309號：20～32。

高拱乾

- 1984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台北：大通書局。

高傳棋，

- 2005 《引領臺北走向世界舞臺的茶文化特刊》。臺北市：臺北市文化局。

許賢瑤

- 2005 〈日治時期代臺灣包種茶的生產與交易〉，收於氏著，《臺灣包種茶論集》，頁91～135。台北：樂學。

許賢瑤

- 2005 〈臺灣包種茶的製造與發展〉，收於氏著，《臺灣包種茶論集》，頁1～44。台北：樂學。

諸家

- 1987 《臺灣旅行記》，臺灣文獻叢刊第211種。台北：大通書局。

新莊郡鷺洲庄役場編

- 1931 《鷺洲庄要覽（昭和六年版）》。臺北：新莊郡鷺洲庄役場。

新莊郡鷺洲庄役場編

- 1935 《鷺洲庄要覽（昭和十年版）》。臺北：新莊郡鷺洲庄役場。

連橫

- 1987 〈稻江冶春詞〉，收於氏著，《劍花室詩集》，臺灣文獻叢刊第94輯。台北：大通書局。

陳三井總纂

- 1983 《臺北市發展史（四）》。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陳正祥

- 1959 《臺灣地誌（上）》。台北：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

陳培桂

1984 《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台北：大通書局。

陳慈玉

2004 《台北縣茶葉發展史》。板橋：稻鄉。

楊嘯霞（仲佐）

1955 〈賣花客古風〉。收於氏著，《網溪詩文集（下卷）》。臺北縣：中和鄉。

蔡福貴

1991 《香花植物》。臺北市：渡假出版社。

蔡棟雄記錄

2005 〈第六場座談會（東區）紀錄〉，收於鄭懿瀛總纂，《三重市志續編》，頁531～535。臺北縣三重市：三重市公所。

鄭政誠

1996 《三重埔的社會變遷》。台北：學生。

臺北廳原著、胡清正等譯，

1998 《台北廳志》。板橋：台北縣文化中心。

臺灣日日新報社

1898～1944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05～191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茶商公會編

1938 《組織沿革史》。臺北：臺灣茶商公會。

臺灣省茶葉改良場

1995 《臺灣日據時期茶業文獻譯集》。桃園：臺灣省茶葉改良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

1997 《臺北縣鄉土史料（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

1896 《殖產部報文》（1卷1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1915 《臺灣茶業一斑（大正4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

1925 《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第二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

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

1926 《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第三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

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

1927 《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第四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茶檢查所。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29 《臺灣茶葉統計（昭和4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40 《臺灣茶葉統計（昭和15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

1930 《臺灣茶業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

1935 《茶業ニ關スル調査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特產課。



# Initial Research in Industrial History of Perfumery Flowers in Taipei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1895-1945)

Cih-YI Lee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resear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of perfumery flowers in Taipei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t tries to describe the concrete features of Industry of perfumery flowers in Taipei by observ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dustry of pouchong tea,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areas and the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ing.

Since was the prosperous situ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pouchong tea after open trade, perfumery flowers used to perfume pouchong tea was in the limelight. The flower seedling was imported by Fu-jian merchant of pouchong tea and extensively cultivated in Dadaocheng where were many factories of pouchong tea. Henceforth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perfumery flowers in Taipei was opened up. Accompanying the Industry of pouchong tea becoming the main force of export of Formosa tea, the Industry of perfumery flowers arrived the highest point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一期

in both yield and cultivated square measure by 1920s. However, accompanying the invention of non-flowered perfume technique and the war invading China leading to sudden reduction of export of pouchong tea, thus the Industry of pouchong tea in Taipei substantially collapsed.

**Keywords :** perfumery flowers, Taipei, Pouchong Tea, French Jasmine, Gardenia, Arabian Jasmine, Sanchong